

上海掌故叢書



閱世編卷四

葉夢珠輯

士風

士風之升降也不知始自何人大約一二二人唱之衆從而和之者衆遂成風俗不可猝變迨其變也亦始於一二二人而成於衆和方其始也人猶異之及其成也羣相習於其中油油而不自覺矣要之移易風俗之權必操之自上則不勞而效速予生也晚猶及見前輩老成重然諾嚴取予士大夫勵名節畏清議落落難合迨其合也不爲利移不因勢熱時有懦惄焉惟恐不爲君子而蹈于小人之一心少年佻達者見之肅然敬畏報

顏自愧罔敢竊議其非也卽以功名一途論童子應試當時府縣取已大半得諸薦剡然其間猶或有欲薦之而甯擯孫山斷斷不願者或卽列薦牘猶有惟恐人知者偶有語言侵及遂愧歉無地甚而成仇者要之前數十名不易得三五名內斷無私也至若院取入泮舍勢要縉紳子弟而外無敢萌夤緣干進之心主文衡者尤無敢萌貪賄自私之意所以府縣每逢歲科入學凡取六七十名皆就文章掄拔素封之子文理荒疏者雖累千金不可得也是以一遊譽序卽爲地方官長所敬禮鄉黨紳士所欽重卽平民且不敢抗衡廝役隸人無論已至等而上之科鄉會榜則法紀愈嚴名義益重卽勢要子弟亦不敢萌關節之心況素封乎故一登科甲便列縉紳令人有不敢犯之意非但因其地位使然其品望有足重也雖其

間事干謁趨勢利者亦或有之但一爲正人君子所擯則終身不齒於士林當事亦從而薄之若養高自重者不特郡邑長敬畏服教卽上台亦往往稟命咨訪焉其視貲郎異途蔑如也素封之家非有姻戚交關縉紳不與之往還抗禮同姓者非有稽考亦不通譜稱宗若夫輿臺胥吏之屬卽力能上下其手者不敢望縉紳之少假顏色惟時懼其有發奸摘伏之心以故體統尊嚴上下顧忌鄉人咸賴其福雖子弟家僮不無假勢作威凌虐庶民之事自方禹修先生來守吾郡力持法紀風俗卽爲一變良由士大夫初或失于不知其後交相戒禁故弊自革而體貌之尊嚴如故也凡此風俗在當年祇視爲固然由今思之遂成古道夫賤妨貴少陵長淫破義寢寢乎成惡俗矣夫亦士大夫有以示其隙而啓之乎

予幼所聞有司或有盡情之囑而無暮夜之金縉紳或有竿牘之私而無通賄之事至於上臺振肅庶僚力持風紀尤非私意所敢干也郡縣衙役有假勢作威者撫按風聞官長以不職論矣直省屬員有任情自私者科道露章撫按以縱奸劫矣犬牙相制上下相維卽有不甚自好者蓬生麻中亦不得不直耳卽如屬官參謁上臺一拒不相見卽見而一言不合歸卽閉門謝事矣一聞丁艱或罹清議立刻繳印請署矣絕無留戀徘徊希候挽回交代之心也是以上臺亦以禮待之有糾參抵罪之法而無鞭朴罵辱久拘地方之事奉符檄而下郡縣者亦莫不循循恪謹無敢喧擾經承索貨無厭也以故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刁訟不興苛政不作雖非至理庶幾小康焉自崇禎末而福藩帝於南中賄賂公行紀法盡廢然當時京

師實甚外官習俗相仍禮法猶舊尙未變也本朝初定江南設官委吏習聞弘光之風不復尋先朝之度當事者往往縱情任意甚而惟賄是求訟師衙蠹表裏作奸賦役繁興獄訟滋擾郡縣胥吏得以狎侮士林舊日朱門無不破家從事數十年之間士風靡弊極矣幸遇世祖章皇帝親御太阿乾綱獨奮特簡巡方用肅吏治法紀爲之不變惡俗因而頓更復見太平之風民有重生之樂始信開基聖主度越百王萬萬也年來士氣人心不無稍懈又有寢寢日下之勢矣江河砥柱所仰賴於主持風化者豈淺鮮哉

前輩讀書或從古學或從時藝莫不埋頭攻苦心領神會久而得之是以文有程法中有定式出闡閱文魁元可預決也數年以來縉紳子弟接踵

而取科第者別有捷徑經傳註疏不必究心古文時藝不必誦讀惟精擬鄉會題以重幣聘名師於家塾令將所擬題作文熟讀燬棄其稿入闈對題直書甚或暗通關節先期得題窗下揣摩三場不爽遂有名列巍科而未窺經史并未知讀書作文之法者一旦被命衡文不得不因陋就簡聖賢理義先正典型概不知講傳法妙門轉相授受文運科名遂成江河日下之勢間有一二賢豪慨思力挽一齊衆咻亦無如之何矣

前輩兩榜鄉紳出入必乘大轎有門下皂隸跟隨轎夫五名俱穿紅背心首戴紅毡笠一如現任官體統乙榜未仕者則乘肩輿貢監生員新貴拜客亦然平日則否惟遇雨天暑日則必有從者爲張蓋蓋用錫頂異於平民也今則縉紳舉貢概用肩輿士子暑不張蓋雨則自擎在貧儒可免

僕從之費較昔似便然而體統則蕩然矣

前朝外官四品以上用黃傘以下用青藍七品以下俱用皂蓋京官在京例不用傘出外則與外官等惟詞林用黃傘庶常及小京堂俱用金紅色今京官中翰部曹俱用黃傘庶常以及小京堂不必言矣外官按察司僉事舊用藍傘今亦用黃八九品雜職概用藍傘皂蓋絕響矣黃傘舊止用輕綾今俱用花緞藍傘尙用綾也灑金障日大傘扇昔惟京官用之所以代傘也今外官不論大小但用鄉紳亦然

古之循吏久任不遷則增秩賜金以獎勵之自漢已然非自近代始也前朝如蘇州太守況鍾增秩至正三品而知府事如故然亦不數見矣本朝順治間亦多久任之吏要皆從考績報最或覃恩薦舉所致未可捷得也

康熙而後加級漸廣如江撫韓公心康秩正一品而又加一級是也年來以軍興開例令中外官員各就所開例處或納銀米或捐馬匹弓矢若干並得准加一級于是有力急公者往往加至數十級而或下僚而階同大吏或有司而秩等公卿猶且帶加幾者鶴綉玉輦幾同常服矣

令上海者以余所見在崇禎中爲江右熊經粵東麥而炫西蜀劉潛萬安王大憲浙江章光岳鹽官彭長宜在順治中爲西秦孫鵬遼東高維乾江右姚修蔚中州閻紹慶浙中商顯仁東魯陸宗贊在康熙間爲江右涂贊秦中王蘭山東陳以恪廬陵鄒弘渤海陳之佐江右康文長遼東朱光輝會稽任辰日四十年之間凡歷二十餘員而其間接署者不可勝紀大約有一令必有二二署篆總而計之不下五十餘員其才之長短品之貪廉

心之邪正政之仁暴學之博陋或人人各殊或一人而始終異轍要皆座
未及煖參罰隨至因催科拙者十之七八因不職劾者十之二三從未有
一人報最陞遷惟康熙七年戊午任待庵辰旦督撫兩臺以博學鴻儒薦
次己未召試不中歸仍理縣事十九年庚申復以卓異薦行取至京考授
給事中此吾生以後海邑令長之僅見者自任陞任之後會稽之史彩因
薦而陞治汴河史去而中州之王談武昌之朱萬錦相繼而來皆以被參
去任今奉天之董鼎祚蒞任又半年矣而史尙勤勞河上迄今未有陞遷
之期也繼董而來者又有粵東之梁以楠

吾松士子昔年無遊學京師者卽間有之亦不數見自順治十八年奏銷
以後吳元龍臥山學士始入都援列入監癸卯甲辰聯登科甲選入庶常

其後遊京者始衆其間或取科第或入貲爲郎或擁座談經或出參幕府
或落托流離或立登廳仕其始皆由淪落不偶之人既而縉紳子弟與素
封之子繼之苟具一才一技者莫不望國都而奔走以希遇合焉亦士風
之一變也

舊例文武官員必三年考滿報最無過者始得給由一品封贈四代二三
品封贈三代四五品封贈二代俱給誥命如其官六七品以下封贈二代
八九品止封本身一代俱給敕命如其官遇朝廷有喜慶覃恩則不拘考
滿之例然大概止及京官外官惟藩臬兩司可得府州正佐而下便不可
必間或覃恩中外則凡現任官俱及爲曠典矣自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
月朝廷以滇南蕩平四海底定恭上太皇太后徽號覃恩中外自現任大

小文武職官俱照本身封贈給與誥敕外其授職考選陞轉加級者俱轉
新銜封贈可謂異數隆恩矣二十三年甲子聖駕南巡頒恩中外及二十
七年戊辰太皇太后祔主太廟恩詔亦然遂以爲例先是以軍興開例凡
職官照品納糧不俟考滿給應得誥敕是時惟有財者得以邀恩耳至是
更周匝矣

守松江者以余所見在崇禎中爲穀城方禹修岳貢歷任十四年因韓城
薛相國案內中書舍人呂紳王陞彥詞連被逮入都未幾得白歷漕儲陞
都御史不二載而大拜閩中陳蓮石亨弘光初爲餉科參罷吳興姚瞿園
序之以本朝大兵將至委印遁歸在順治中爲遼東張銑滿州傳世烈三
韓林永盛盧士俊廖文元河間李茂先正華繼此爲郭啓鳳惟林陞睢陽

道朱抵任而卒李雖最賢亦以詿誤積逋論降回籍康熙中爲祖永勳于汝翼劉洪宗郭廷弼張羽明耿繼訓劉樞劉名標或以詿誤或以被論去惟會稽之魯謙超庵歷任九載始陞淮陽道不二載由中州臬長內陞京卿雖以洪宗之賢去任遠不及也後若嘉禾之朱靄三叟雖陞山西學道未抵任以舊任未完復降山陰之趙甯以大計不及降今爲李元瑨山東人

宦蹟

士君子分符綰綬奉簡命而出治一方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淳漓百度之廢興咸係焉人非至愚不肖莫不願爲循良乃不數數見者非好庸劣惡廉明亦時勢使然也大抵承平之日上下同心直道可行物力充足考

績公而名義重賞罰信而黜陟嚴筮仕者咸相砥礪卽有庸陋悉勉而爲循卓矣迨世當叔季政出多門直道不容動多掣肘當路以撫字爲迂疏銓政以催科分殿最賄賂則上下相蒙廉潔則陽收陰棄苟非本性強項未有不從風而靡者故曰爲治於盛世易爲治於衰世難良非虛語予生明季旋遭鼎革草昧之初俗難遽改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乃有介然自守獨立不懼澤在民生功垂奕世者雖詩書所稱又何以加爰舉所知表章其概以俟後之任載筆者有所採擇焉

郡守方岳貢字禹修湖廣穀城人也登天啓壬戌進士崇禎初由部曹來守松郡廉潔有才幹時松江縉紳大僚最衆子弟僮僕假勢橫行兼并小民侵漁百姓攫其鋒者中人之產無不立破公廉得其實往往執法究懲

幾乎被詰真稱不畏強禦士大夫之賢者亦從而重之戒無相犯風俗爲之一變先是童子入泮甚易而府取最難凡歲科入學六七十名府錄不過倍之而學使之嚴者尙有截去後段不收考之數大概一登府錄入泮十有七八然而府錄非有要津薦牘不可得也故中人之家不惜百金之費以爲入學階梯單寒之子得列縣取十名內尙可薦府不然不能望見學使之顏色所以有府關之名以爲幸而得過此關則文理稍順取青衿如拾芥矣自公下車後力請學憲廣收數以拔孤寒每逢考校寬於規矩而嚴于覆試計每縣各覆二三十名大抵皆眞才也後此共取一二百名縉紳薦牘未嘗不周旋而不礙孤寒之路學使重其望原其心往往一概收試自是童子入學始易其爲地方興大工如築西倉城以衛漕築石塘

以障海造朱涇萬安橋以濟民此皆庸才所縮手而不能舉者公不費公帑不擾民財設法勸輸委任得人費節而功成豈非才大而量優乎守松凡十四年不遷然每以大計入觀上已心識之至崇禎壬午冬以他案事詞連勒令到京事白稍遷上江漕儲道旋以督運先發特擢爲御史中丞未幾遂命入東閣十七年甲申二月闖賊犯京城上命公兼戶部尙書護皇太子南行未果而京師陷公遂遇害士論惜之子二長曰征思承廕吳門申氏壻次式思吾郡姜氏壻順治中喬居松郡以穀城自流寇蹂躪之後無家可歸故也後之守松者惟河間李茂先先生最慕公之清介尙惜其後人敬禮有加焉

令君彭長宜字德符浙江海鹽人也成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夏來令上海

謙和下士慈惠愛民凡署中器用服食並給俸薪銀平買或至家鄉運至絲毫不擾民間卽日用汲泉例有水夫供給公曰水夫亦吾民也何故而日索其汲乃計擔而酬之值故當時有不上洋勺水之謠先是差役借勢擾民胥吏舞文亂法自公下車卽集衆諭之曰吾來作令誓不取民間一文若輩不能藉衙門作生計矣願留者供役欲去者聽習他業毋令父母妻子共受飢寒衆咸感激矢志効命不敢欺亦不忍欺也故日刁訟自公臨讞委曲諭之以情理無不歎服而里胥役蠹侵糧抗法公不施鞭朴而輸將惟恐後期以德化民向聞其語至是始見其人時南中福藩新立四鎮擁衆跋扈各遣員役坐派地方督餉至上海有橫索經承酒食貨賂者公奮起力爭義形於色員役亦服公之廉惠相率歛威而去撫院祁公